

谭谈 著

《今古传奇》优秀长篇小说奖

大茶商
乱世传奇

大茶商

译林出版社

大茶商

谭谈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茶商 / 谭谈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447-5731-7

I. ①大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9447 号

书 名 大茶商
作 者 谭 谈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陈绍敏 孙 赫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开 本 960×640 毫米 1/16
印 张 24.5
字 数 276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731-7
定 价 32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湘鄂交界之地，崇山绵延，暮色苍茫。鹤峰县城掩映在沉沉的暮色之中，远远看去，隐隐透出忽明忽暗的灯火，如同镶嵌在大山中的一颗明珠。鹤峰县古称柘溪、容米、容阳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土家族的先民容米部落就繁衍生息于此。唐宋以来，鹤峰县为容美土司领地，田氏土司王朝世袭相承，雄踞一方，八百余载，在楚蜀诸土司中最为富强。

就在这湘鄂交界之处，有座山叫大崖山。早在元末明初时，大崖山就是东南容美土司王朝的西南门户。山下有座小镇叫南北镇。南北镇“一脚踏两省”，东属湖南省石门县，称南镇；西属湖北省鹤峰县，称北镇；两镇合称南北镇。近年来，因为各地军阀呈割据之势，战乱四起，附近山上的盗匪时常下山骚扰抢劫，小镇从此不再安宁。这个曾经繁华的边镇，也逐渐沦为“三不管”地带。

沉睡中的大崖山，此刻似一面巨大的屏障横亘于苍穹之下。这是个宁静的夜晚，可很快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扰，几只夜枭随即腾空而起，发出一片凄厉的鸣叫，然后迅速消失在漆黑的天际。很快，一个矫健的人影从林子深处闪现出来。簌簌的枝叶与他的身体互相摩擦着，像刀子般刺进肉体，阵阵剧痛锥心刺骨。

“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其他人跟我来。逮住那小子，老爷重赏！”紧接着又传来一声狼似的号叫，几个鬼魅一样的人影闪电般跃出。被追赶的人滚向路边的小坑，整个人匍匐在地，抓着被荆棘刺伤的手臂，强忍剧痛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“让那小子溜了！”“算你小子跑得快，下次让我逮住，非宰了你不可。”一阵骂骂咧咧之后，这几个凶神恶煞的男子随即离开，丛林又恢复了之前的寂静。

此时，乌云缓缓散去，一缕月光从枝叶间透射到丛林，照射在男子身

上，现出一张被鲜血染红的脸。男子躺在冰冷的泥土上，仰望着皎洁的月光，舔了舔嘴唇，想起刚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幕，突然咧嘴笑了。

几个时辰之前，夜幕降临，古镇偏北门处的赌坊里乌烟瘴气，几个大男人正在吆三喝四，各种气味儿搅和在一起，浊气熏天。

“大、大、大……”“小、小、小……”这会儿，赌客们正甩着膀子赌得不亦乐乎。他们龇牙咧嘴，一身的臭汗，脖子上也都凸起了青筋。

其貌不扬的张六佬便是其中一人，只见他一手叉着腰，一脚踩着凳子，就等一声“起”。可当众人狂欢之时，他却只能瞪着眼睛骂道：“真他妈背，又输光了。得得得，等爷筹了银子，明儿再来翻本儿。”

“哎哟，六爷，今儿点儿背，明儿再来，记得把赊下的银两一块儿还清了。”赌坊老板孙长贵阴阳怪气地讥讽道。张六佬一听这话，突然卷起衣袖，把一只手臂往赌桌上一横，瞪着眼睛吼道：“怎么着，瞧六爷我没银子了就想把我扫地出门？瞧好了，六爷这只手上有五根指头，就赌五把。赢了，你们给银子；输了，爷自断指头。”

“哎哟六爷，这可使不得，赌钱莫赌气，赌气伤和气。输钱何须输命嘛，都是街坊邻居，您回去筹钱，明儿再来翻本儿……”孙长贵话音未落，张六佬突然收回膀子，整个人蹿上桌面，张开双手双脚，横躺着吼道：“六爷就拿这条命跟你们赌一把，敢吗？”

孙长贵对张六佬再熟悉不过，此时他也被激怒，当即两眼一瞪，怒骂道：“杀猪佬，瞎了你的狗眼，敢在老子这儿耍横，老子今儿就让你长长记性……”话音刚落，一彪形大汉便走了上来。

张六佬忙翻身坐起，涎着脸大笑道：“老子杀的猪比你杀的人多，阎罗王见着俺都得绕道走，就你们几个还想要六爷的命？六爷的命贵着呢，留着以后还有大用。就这么着吧，爷今儿先撤，等明儿爷再回来杀你们个片甲不留。”说完便想扬长而去。

孙长贵却冷笑道：“死到临头嘴还挺硬，你当爷这儿是要嘴皮子的地儿？给我抓住他，往死里打……”

张六佬还没反应过来，突然就被彪形大汉一把抓起，然后两脚就腾空，又被用力抛了出去，撞在墙上，砰一声，像摔碎了的碗。他顿时头昏眼花，挣扎着刚站起来，却又被抓住抛在了桌上。脸向下撞在桌上时，发

出“啪”一声脆响，一口血喷射而出。

孙长贵见人已制伏，得意地狂笑道：“你这个不知死活的杀猪佬，上次欠下的赌债还未还，今儿还敢在我这儿捣乱？上次孙爷看在街坊的分儿上放了你，这次居然还敢再来捣乱，看爷怎么收拾你。咋样，滋味儿好受吗？”

张六佬是个倔强性子，就算是吃了亏也不会屈服，一仰头，冲孙长贵脸上啐了一口血。孙长贵抹了一把脸，一巴掌扇过去，恼羞成怒：“大崖山上的黑爷可是我拜把子兄弟，你敢在这儿撒野，爷今儿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”

彪形大汉从后面抓住张六佬的双脚，然后拦腰提起，打算把他扔出去，却没想张六佬手中不知何时多了把杀猪刀。张六佬猛地一划，正中对方手腕。他又借机抓住了孙长贵，挥舞着刀吼道：“孙子，你忘了爷是杀猪的吧，信不信爷爷先弄死你。”

孙长贵没料到局势会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，被刀架在脖子上，已经能感受到丝丝凉意，只好服软求饶：“六、六爷，求你高抬贵手，咱们都是街坊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千万别、别干傻事。”

张六佬慢慢往门口退去，瞪着眼骂道：“都给我站那儿别动，谁敢再往前一步，小心六爷我捅死他。孙老板，我可是大好人，不会伤害你的，只要让你的人乖乖别动就没事儿。”

没人敢再往前，张六佬挟持着孙长贵出了赌坊大门，猛地把她往前一推，然后趁着夜色逃之夭夭。

孙长贵捡回了性命，咆哮道：“还他妈愣着干什么，赶紧给我追……”

夜空寥寥，冷风乍起。张六佬慌不择路，便沿着一条小道逃进了大崖山，不料一不小心踩空，顺着山道滚了很远才爬起来，顿时感觉浑身上火辣辣的痛。殊不知，身后很快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张六佬来不及多想，只好又起身逃命。

南北镇的中心街区，有一处茶号叫泰和合，丈余大门，青石镌花，主楼围墙用长条形青石铺垫，无比豪华，虽然被夜色笼罩，却仍显得大气磅礴。茶庄向里分为几层，梯次入得一门、二门，然后便是主家卢次伦的起居寓所。

这晚，年过半百的卢次伦突然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。他本想像往日一样闲阅些杂书再躺下休息，却拿起又放下，放下又拿起，根本无法静心，只好起身走到窗边，久久遥望夜空。他浑浊的目光中掩映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深意。

这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足以证明他曾走过的辛酸路程。在外人眼里，他是远近闻名的大茶商，生意做得很大，甚至走出了国门，可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清楚。这段时间，他仿佛嗅到了一种怪异的味道，而且总被一种奇怪的感觉纠缠，但又说不上这种感觉来自何处。

“老爷，外面风大，回去歇息着吧。”夫人在旁悉心伺候着，帮他披好披风，并时时嘘寒问暖。

“夫人啊，难为你了，你还是早些歇息去吧，我这儿不需人伺候了。”卢次伦重又坐下，轻轻拍了拍夫人正在为自己揉肩的手。

夫人笑道：“你也别太劳累，我去给你端碗热汤暖暖身子。”

卢次伦对常年来悉心伺候自己的夫人虽然心存感激，但也了解夫人的脾气，知道说了也是白说，拦也拦不住，所以干脆就不说了，只叮嘱她夜黑走路小心。

卢氏跟了他这么多年，深知他的脾气，微微叹息道：“心里有事，喝碗汤暖和暖和就好了。”卢次伦会心地笑了笑，缓缓点了点头。

一缕缕如水的月光透过摇曳的枝叶凌乱地洒进院落，也洒在几个正来回巡逻的保安队员身上。值夜的保安队员们像往常一样守护着茶庄，主要是为了防匪。附近的几户大户人家都遭过匪，唯独泰和合这几年来一直无事，也全仗了这些忠实的保安队员。

卢氏本可叫丫鬟去厨房取碗筷，把粥端上来，但不忍打扰已经入睡的丫鬟，于是自己亲自去了厨房，这会儿正小移碎步往回走。

“天黑，夫人您慢点。老爷还没睡吗？”说话的是吴天泽，他是保安队队长，刚巡夜回来。吴天泽来茶庄数年，尽心尽责，深受庄里上上下下喜欢。卢氏平日里对他也很信任，所以很多事都跟他说，此时听了他的安慰，不禁又叹息道：“老爷最近好像心事很重，也不晓得遇到了什么麻烦。”

吴天泽轻言絮语道：“最近天气沉闷，兴许是要下雨，难免让人心烦意乱。老爷没事的，您就安了心吧。”

卢氏趁卢次伦喝汤时说：“老爷，我听忠泰说茶庄的生意遇到了点儿小麻烦，你操心劳累了一辈子，有些事该放手就放手，让年轻人去做吧。”忠泰是茶庄的管家，这几日回老家去了。

“我何尝不想呀！”卢次伦叹息道，“但很多事不是想放下就能放下的。最近盛元茶庄的曹天桥好像有大动作，要是我不加把劲，迟早会被他给吞了。”

曹天桥是盛元茶庄的老板，本地的另一个茶王，多年来一直视卢次伦为敌，妄想吞并泰和合茶庄。两家明里暗里没少争斗，可一直难分胜负。

“早跟你说过，生意各做各的，赚再多钱又能咋样？何况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那么逞强干吗？”夫人叹息道。

卢次伦讪笑道：“这是生意，生意场就是江湖。很多事不是你情我愿，也并非一厢情愿……”

“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也不懂生意场上的事儿。”夫人听出了话里的意思，笑着说，“你看玉莲都已经长成了大姑娘，你也该为她的婚事操心了。”

“得，这事还得你跟玉莲说，我这个当爹的怎么开口？不过我有两个要求：首先要女儿自己喜欢，再就是姑爷还得能帮我打理茶庄的生意。”卢次伦紧绷的神经在谈话间已经缓和了不少。

“天泽不是很好的人选吗？人好心善，又能帮你分担茶庄的生意……”卢氏的话说到了卢次伦心里，但他笑了笑，叹息道：“那还得看玉莲自己的意思。”

卢氏又借着这个机会问：“老爷，刚才听你唉声叹气的，真是生意上遇到什么难事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生意上的事。”卢次伦没隐瞒夫人，“最近茶庄的生意下降了三成，外面的世道又不太平，洋人还一个劲儿地压价……”

卢氏笑了笑，安慰道：“行了行了，钱少赚点不要紧，操心劳累了大半辈子，也该停下来消停消停了。汤都凉了，快喝了歇息吧。”

卢次伦喝汤之后就躺下了，睡到半夜，突然听得一声巨响，当即被惊

得从床上翻身坐起。此时又听见外面有人惊恐地喊道：“山匪来了，赶紧抄家伙。”

这一声叫喊如晴天霹雳，差点让卢次伦喘不过气来。紧接着枪声大作，他都来不及披衣便跟夫人出了房门，却被熊熊的火光惊得瞠目结舌——此时院落里已经乱作一团。

吴天泽身为茶庄保安队队长，怎能眼看着土匪涌进来？他当即带领手下反击。可惜大势已去，加上土匪人多势众，他们翻过院墙后便更加有恃无恐，很快就杀得保安队人仰马翻，退守到里屋抵抗。

这伙土匪是从四川和重庆方向过来的，据守大崖山为寇。匪首黑虎人如其名，脸上有两道刀疤，长得虎背熊腰，腰上插着双枪，肩上还扛着一把雪亮的大刀。他环顾了大院一眼，趾高气扬地喊道：“里面的人听着，黑爷今儿前来讨点儿小钱花花，不想见血，所以奉劝你们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，让你们当家的出来说话。”

“哪条道上的，报上名来！”吴天泽靠在墙后叫嚷起来。黑虎晃动着大刀，冷冷地说：“大崖山上的黑虎爷爷，袍哥人家听说过吧，黑爷我一向只劫财不杀人，识相的就赶紧让你们当家的出来说话，否则别怪老子血洗了茶庄。”

吴天泽挠着脑袋嘀咕道：“他大爷的，原来是川娃子。”他又喊道：“兄弟，你还没弄清楚这儿是谁的地盘吧，我劝你们赶紧走，要是慢了，等民团一到，恐怕就是想走都走不了了。”

“不知死活的玩意儿，啥子他妈的民团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黑虎爷爷也不怕他。兄弟们，给我杀。”黑虎一声令下，众手下蜂拥而上。又一阵枪声之后，突然有人喊道：“大当家，抓到个娘儿们。”

黑虎得意地大笑道：“凡是女人，全都给老子带回去当压寨夫人。男人全都得死，然后给我一把火烧了这庄子。”

吴天泽闻言，又见兄弟们受伤严重，再抵抗下去只会增加伤亡，所以赶紧命令停火，放弃抵抗。

黑虎见自己这一招恐吓果然奏效，示意手下去把吴天泽推出来，按在地上，然后又诈喊道：“兄弟们，没听见我说啥子吗？女人全都带走，男人杀掉。”

吴天泽一听这话，悔不该投降，趴在地上挣扎着、号叫着，虽然被刀枪架着脖子，却仍把胸膛挺得死硬。只可惜他和手下都已被土匪制住，动弹不得。

黑虎一只脚踩在吴天泽背上，冲地上啐了一口，大骂道：“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信不信爷一刀一刀刷了你。”被踩在脚下的吴天泽根本喘不过气来，更别提开口说话了。

此时庄里的丫鬟和下人乱作一团，纷纷躲在屋里不敢出门。这会儿卢次伦已经知道茶庄被土匪占领，赶紧让夫人进屋，千叮万嘱让她千万不要作声。他自己正要跑出门外时，被夫人拉住，他却固执地说：“我不出去，这一庄子的人都会没命的。”

“出去你会没命的。”夫人哀求着，紧紧拉住他。

他反过来安慰道：“放心待在房里，千万不要出门，那些山匪只要钱，不会要命。”

卢次伦并不知道外面的土匪想干什么，他这样说与其说是为了安慰夫人，倒不如说是在宽慰自己。其实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，谁也不知道，但他此刻不能只求自保，必须挺身而出——为了泰和合，也为了茶庄里一条条无辜的、鲜活的人命。

吴天泽看到卢次伦时，无力地喊道：“老爷……”

卢次伦虽然年过五十，但眉宇之间仍然隐藏着一股豪爽之气。他气定神闲地走到院子中央，盯着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黑虎，毫不躲闪地说：“先放了他们，我再跟你谈条件。”

黑虎可不是新手，终于见到了茶庄的当家人，当即狂妄地大笑道：“卢老板，早就听说你是个人物，见了我一点也不怯，果然是见过大场面的。”

卢次伦冷冷地说：“你是匪，见不得光；我是做正当生意的，自古邪不压正，我为什么要怕你？放了我的人，咱们一切都好商量。”

“爽快，有我们袍哥人家的性格。”黑虎狂笑道，“都聋了吗？既然卢老板都这么爽快了，还不赶快放人？”

吴天泽从地上爬起来，张大嘴喘息了两口。黑虎看了吴天泽一眼，轻蔑地说：“卢老板的保安队长还算聪明，知道打不过我就放下家伙投降了。要是再打一会儿，恐怕这座茶庄就要被我一把火烧成灰了。”

卢次伦又指着被他手下抓住的丫鬟说：“放了她。”

黑虎冷冷地使了个眼色，待手下放开丫鬟后才道：“你提的条件我都照做了，现在可以谈谈我的条件了吧。”

“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”卢次伦问。

黑虎冷冷一笑，毫无顾忌地说：“枪！”

卢次伦微微一愣，暗自松了口气，冲保安队说：“听他的，把枪都交出来吧。”

黑虎像只狮子一样瞪着眼，看着所有人把枪堆放在了面前，突然拿手指着卢次伦说：“卢老板，你当我是来要饭的？难道想用这些破铜烂铁就打发了我？”

卢次伦心里一紧，反问：“那你还想要什么？”

吴天泽抢着说：“黑虎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枪都给了你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黑虎怒骂道，转而又狂妄地说，“兄弟们，你们告诉我我还想要啥子。”黑虎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

卢次伦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，委曲求全地说：“大当家的，卢某是生意人，跟你们道上的朋友从无瓜葛。但卢某喜欢结交天下朋友，如果大当家不嫌弃，就赏脸里面请，泰和合的茶可是天下闻名，咱们边喝茶边谈。”

黑虎粗声粗气地回绝道：“喝茶就算了，黑爷没这个雅兴。直说了吧，黑爷今儿前来，是钱也要，枪也要，人也要。”

“黑虎，你……”吴天泽话音未落，无数个枪口便齐刷刷地对准了他。

黑虎冷笑道：“不想死就闭嘴。”

卢次伦的心一直高悬着，此时听他如此一说，更加担心。

黑虎接着说：“卢老板，黑爷早就听闻了泰和合的大名。你做茶叶生意顺风顺水，听说还卖给了洋人，这些年也赚了不少。你是聪明人，黑爷我干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不摸清门道是不会登门造访的。直说了吧，黑爷在大崖山上带着弟兄们吃香的、喝辣的，日子也不比你这庄子里差多少。不过，这么一大票兄弟，吃喝拉撒都得要大洋，所以这次来找你借一万大洋，也让我这些弟兄们能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。”

卢次伦沉吟了半晌，想着破财免灾，只好应道：“我给你，但你拿了

大洋后必须马上离开，而且保证以后决不再骚扰泰和合。”

黑虎大笑两声却并不答言，卢次伦以为他已然答应，便吩咐下人把大洋抬了上来。黑虎扫了一眼，却又道：“卢老板财大气粗，还真是爽快，一万大洋可是眼都不眨一下，大气魄呀！不过在下还有一事相求，只要卢老板答应，我黑虎保证从今以后决不来泰和合，也保证再没人敢来骚扰您。”卢次伦不知他还有何要求，故没作声。

黑虎眉头一挑，冷声问道：“怎么着，应还是不应？”

“黑虎，你出尔反尔……”吴天泽此言一出，突然两声枪响，子弹打在他左右腿膝盖上，鲜血直流。他支撑不住跪倒在地，顿时痛得龇牙咧嘴。

黑虎阴笑道：“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卢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打伤了你的人。可我这是在替你管教下人，你可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平日里对下人管教无方。”

卢次伦紧咬着牙关，闭眼叹息了一声，无奈地问：“你还想要什么？”

“人！”黑虎脱口而出，“早就听说卢老板不仅财力雄厚，而且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黑爷我在大崖山上什么都好，就是缺个压寨夫人，如果卢老板把女儿嫁给我，那你以后就是我黑虎的老丈人了，咱们成了亲家，谁还敢来打您的主意……”

“休想！”卢次伦咆哮道，立马又剧烈咳嗽起来，几乎站立不稳。他怒视着黑虎，似乎想一口把他吞了。

黑虎却眯缝着眼睛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小婿今日来可是打定主意要娶了夫人回山寨，卢老板倘若不应，那我就只能一把火把茶庄给烧了。”

卢次伦捂着胸口大口喘息着，一阵眩晕袭来，就快摔倒之时，突然被人扶住，接着身后传来女儿玉莲的声音：“爹，我跟他去。”

“你出来干什么，快进屋去。”卢次伦吼道。

黑虎看到卢玉莲时眼前不禁一亮，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赶紧抱拳喊道：“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”

“你、你混账……”卢次伦被气得脸色铁青，喘息着几乎快要断气。卢玉莲搀扶着他，冲黑虎怒目而视，说：“我跟你走，但要是你说话不算话，我就死给你看。”

“别、千万别。夫人，我黑虎一言九鼎，绝对说话算数。以后要是谁再敢来骚扰卢老板，哦，不对，以后应该称呼为岳丈大人。谁再敢来骚扰我岳丈大人，我黑虎定把他大卸八块。”黑虎说这话时，眼珠子一直盯着卢玉莲，一想着马上就要抱得美人归，全身立刻血脉贲张。

卢次伦紧拉着女儿不肯放手，女儿却反过来向他跪下，说：“爹，女儿不孝，您就当没生我养我！”

“玉莲啊，玉莲，你不能去，娘就是舍了老命也不能把你推进火坑呀。”卢氏见女儿就快被土匪劫去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冲上前去紧紧抓住女儿，老泪纵横。

黑虎见此情景，不但毫无同情之心，反而厚颜无耻地说：“我黑虎纵然为匪，也不能拿丈母娘开刀吧，免得让人说我不仗义。但你这茶庄里下人众多，我若砍了他们……”

卢玉莲是个仗义女子，赶紧拦住母亲，声泪俱下道：“娘，女儿不孝，您跟爹多保重身体，日后不能在身边伺候您二老了。”

“女儿呀，你让娘以后可怎么活啊！”卢氏喊过这一声之后便晕了过去。卢次伦没想自己风云一世，到老却遭此劫难，再也受不了此等侮辱，怒吼道：“我跟你拼了！”

吴天泽虽然折了双腿，痛得撕心裂肺，但仍冲保安队员们喊道：“就算死也要保住小姐！”

院子里乱作一团，众土匪担心伤了自家兄弟，故而不敢随意开枪。黑虎一把抓过卢玉莲，在她耳边淫笑道：“美人儿，跟黑爷回山寨享福去吧。”说完便抱着她往门口退去。卢次伦追到门口，被人一脚踹翻在地，真是个只剩下了半条命。

“赶紧给我追，一定要把小姐救回来。”吴天泽吆喝道。卢次伦却沙哑着声音阻止住：“别追了，都别追了，回来。”

“老爷，小姐被劫走了……”吴天泽悲愤难平。卢次伦号哭道：“枪没了，再追上去只会害了玉莲，也害了大伙儿呀！”

深沉的夜色像棺木似的罩在镇子上，原本好好的茶庄好像突然间变成了地狱，所有人都只有出的气儿，没了进的气儿。

黑沉沉的大崖山静得出奇。张六佬在丛林里躲了很久，确定没人追来

之后，才深一脚、浅一脚地从林子里出来，打算回肉铺去。可他刚要进镇子，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乍眼看去，只见人影晃动，便慌忙躲了起来。

“大当家，这卢老板的女儿可真够水灵的，要不今晚上回去就入洞房？”

“哎，急什么，煮熟的鸭子还怕飞了不成？黑爷我要让这美人坯子心甘情愿做大崖山上的压寨夫人。”

“对对对，心甘情愿才好，心甘情愿才好，不是有句话叫‘强扭的瓜不甜’嘛，大当家这是要明媒正娶卢家大小姐呀。”

“大当家要大摆筵席，我们就喝他个三天三夜……”

“刚才咋没一刀砍下老家伙的脑袋？让他去阎罗王那儿做个无头鬼也好。”这番话引起众人哄堂大笑。

卢玉莲被绑住双手，耳边充盈着山匪的淫笑声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

张六佬待人声远去之后，细细回味刚才所闻，继而恍然大悟，一拍脑袋：“糟糕，看来卢家是遭匪了。”

卢次伦和他的泰和合茶庄在南北镇可是远近闻名，张六佬得知卢家遭土匪洗劫，还被抢走了女儿，当即感觉身上的伤好了大半，提起精神便往卢家跑。

此时的泰和合茶庄满目狼藉，院内还隐约传出啼哭之声。张六佬正好奇地躲在门外偷听，突然院门大开，然后他便被一只大手提了进去，扔在地上。他还没回过神，便被一把大刀架住了脖子，一个声音喝问道：“鬼鬼祟祟的，什么人？”

“别、别亮家伙，路过，刚巧路过的，我是好人……”张六佬求饶过后，那人手上一紧，又问：“大半夜在门外鬼鬼祟祟，说，到底什么人？不老实的话我一刀砍了你。”

“兴许是刚才那伙土匪留下来的探子，砍了再说。”又一个声音喊道。张六佬后悔不迭，没想到从狼窝窜到了虎穴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但为了活命，他只好老实交代：“别杀我，我是镇上肉铺的张六佬，杀猪的，刚巧从赌坊出来，在镇头撞到了土匪，听说卢家被抢，一时好奇心强才顺道过来瞅瞅。几位爷，求求你们，你们就放了我吧，以后要想吃肉了直接去我那儿……”

“不对，这小子满嘴里跑枪子儿，滑溜溜的，八成没说实话。你看他脸上都是血，对了，一定就是山匪的探子……明儿一早交镇上处理，看他老实不老实。”

张六佬还想辩解，却被人推搡着扔进了黑屋子，四周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大喊大叫，但无人应答，只好坐在墙角唉声叹气，想想自己折腾了大半宿，到头来还是把自个儿给折腾了进来，又只叹命苦。

翌日一早，还在迷糊的张六佬突然听见一声巨响，睁眼一看，只见一男子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口。男子冲过来踢了他一脚，又抓住他恶狠狠地骂道：“快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男子叫陈十三，也是庄里的人。

昏昏沉沉的张六佬一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便被打了两个耳光。但这两个耳光把他给打清醒了，他想起自己所处之地，连忙据理辩解道：“我叫张六佬，真是镇子里卖肉的，你们要不信，可以去找街坊邻居打听打听。”

“卖肉的？一个卖肉的大半夜的不歇息，咋还会在茶庄外鬼鬼祟祟？信不信我让人把你身上的肉割下来喂狗。”陈十三像只发怒的狮子，“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押出去吊起来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嘴硬。”

张六佬被吊起来后又挨了几皮鞭，旧伤未愈又添新伤，任凭他鬼哭狼嚎也无济于事。他当即狠下心骂道：“我还以为姓卢的是什么大人物，没想到却是好坏不分、不辨是非的主儿，被匪人抢了女儿便拿我这种平头小老百姓发泄，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就放六爷下来，六爷跟你们没完……”

卢次伦听了这番话，终于从房里出来，一夜之间，他衰老了许多，头发白了大半，憔悴万分。他看着张六佬，无力地问：“十三，这人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叔，这人昨晚在外面鬼鬼祟祟地偷听，我怀疑他是土匪的探子。”这个叫陈十三的是卢次伦的远房亲戚，不久前刚从广东过来投奔他，昨晚刚好去鹤峰县城送茶了，今早一回来知晓昨晚发生之事，便对张六佬大动肝火。

卢次伦看着一身是血的张六佬，无力地叹息了一声，便要离去。好不容易见到当家人的张六佬见状，忙不迭地喊道：“卢老爷，我不是土匪的

探子，我是好人……”但是任凭他怎样为自己开脱都没用，身心疲惫的卢次伦不想多管，正待进门，却突然听他喊道：“我有办法救回大小姐！”

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当然也包括卢次伦。他转身呆呆地盯着满身血污的张六佬，良久才道：“放他下来说话。”

“叔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什么好人坏人，我看这小子八成就不是人。看他那熊样自身都难保，还能有办法救玉莲？”陈十三忙上前说道。卢次伦经他如此一说，倒真犹豫起来，眼神里也藏着一丝疑云。

张六佬原本也只是随口一说，妄想能先留下命再说，却没想被陈十三三言两语便拆穿了，只好又夸口道：“卢老板，我张六佬虽然只是个杀猪的，没别的本事，但就是江湖朋友多，而且都还买账，您跟我说说令小姐到底被谁绑架了，兴许我能有办法救小姐回来。”

自从昨晚女儿被黑虎绑了去，卢次伦折腾了一宿也未能合眼。加上夫人整晚都在呼喊女儿的名字，真是急煞了他，但思考了一整夜，也未能想出个万全之策。他本想天亮后便去找镇长求救，可这会儿听了张六佬的话，忍不住问：“你真有办法救小女回来？”

张六佬是何等聪明之人，赶紧夸夸其谈道：“只要卢老板放我一条生路，我张六佬一定想尽办法救出小姐。”

“好，那我就暂且信了你，要是敢骗我，你这条命可还在我手里攥着。”卢次伦这话一出口，陈十三又在一边说：“叔，您还真信了这小子，我看他……”

“好了，别说了，放他下来，先救人要紧，我要跟他好好谈谈。”卢次伦甩着衣袖进了屋。陈十三无奈地放下张六佬，却警告他：“你小子千万别耍花样，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”

张六佬被松绑后，揉了揉酸软的手臂，得意地拍了拍手，道：“还不赶紧带我去见卢老板。”

卢次伦为了救回女儿，对张六佬倒还以礼相待。他缓缓向张六佬道来事情原委，然后再次问道：“你真有办法救小女回来？”

张六佬一听黑虎的名字，猛然想起好像在哪儿听说过。

卢次伦见他面有异色，便又问道：“张先生，你是不是想到办法了？”

“哦，对、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个朋友跟我提起过这人，好像还跟他

有点交情，说不定我那朋友能有办法救回小姐。”张六佬还没想到到底在哪儿听到过黑虎的名字，但此时为了骗过卢次伦，换取自由之身，只得暂时蒙混过关。

卢次伦大喜过望，忙许诺道：“张先生，只要你帮卢某救回小女，卢某答应再给你五千大洋。”

张六佬被惊得合不拢嘴，忙问：“您刚才说多少大洋？”

卢次伦举起一只手说：“五千大洋，只要你救出小女，卢某马上兑现。”

张六佬暗自忖度起来：虽然还没能想出办法，但要是真救回了人，五千大洋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有了这笔钱，不仅能还赌债，剩下的银两还能够自己花销几年。想到这里，他忙拍着胸脯说：“我张六佬也是讲义气的人，在南北镇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，答应您的事，就绝不会说话不算数。”

终于从泰和合脱身，张六佬拖着满身伤痕的身体回到肉铺，可刚进门便被人一脚踹翻在地，然后被架住了双臂。

“谁呀，谁他妈……”他还没骂完就被掐住了脖子，瞪眼一看，原来是孙长贵。孙长贵冷笑道：“六爷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，没想到过了区区一夜就又见面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能躲得了一时，可你能躲得了一世吗？”

张六佬看到孙长贵时，恍然间便想起了黑虎，确信自己从他口里听过黑虎的名字，不禁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赶紧说：“孙、孙老板，快打住、快打住，我有个发财的大好机会……”他本想称呼孙长贵“孙子”，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“孙老板”。

“发财的大好机会？”孙长贵眯缝着眼，“你一个杀猪的能有什么发财的好事儿？别是又想要花样吧。这次要是放走了你，我以后在南北镇还如何立足？”

张六佬被人抓着双臂不能动弹，又被孙长贵掐着脖子，几乎快要窒息。孙长贵没收回欠债，还不想这么快就要他的命，于是慢慢地松开了手。

张六佬大口喘息着说：“孙老板，我欠你的赌债一定会尽快还，但是要您帮我一个忙。”

“什么，都这时候了还敢跟我讨价还价？你真以为自己有九条命，怕